

我期待月牙泉与月亮见个面，我拍照片。

八月的一个黄昏，我抵达敦煌，马不停蹄，直奔鸣沙山。据说夏季这个时间点进入鸣沙山最合时宜。徒步走向鸣沙山，感觉一步一步靠近火焰山。鸣沙山是千年流沙堆积的山，沙动而鸣，沙又分红、黄、绿、白、黑五色，弯环的山脊看上去如锋利的刀刃。由烈日与沙海推出的热浪具备了熏蒸烤灼多种功能，悄无声息地袭来，炙人皮肤，窄人汗水，真是厉害。我穿着短裤和体恤，不得不戴上护脸面罩，脖套，防晒袖，防沙鞋套，扣一顶大沿遮阳帽在头上，再加一副大墨镜，看上去十足一个西部牛仔。

真敬佩沙漠上的骆驼，它们聚集在一个像长途汽车始发站一样的围栏里，一组五匹跪在地上迎接客人。驼铃响起，一个又一个裹着头巾的女人将一支支驮着游客的驼队牵进了米色的沙海。不远处，沙漠摩托在玩酷，滑翔机在空中兜风，机械的轰鸣远比不上叮叮当当的驼铃声清脆，深沉，悦耳。沙坡，沙海，孤零零的一株胡杨……大自然展示在蓝天下的是一幅大漠沙画，一支支驼队蜿蜒前行，留下一行行蹄印，仿佛是献给大沙漠的一条条珊瑚串儿。

驼队不去月牙泉，去那里要坐电瓶车。

家人陪着外孙女去山坡滑沙，我一个人奔向月牙泉。在高高的沙山的包围中，有一片被绿色芦苇圈起来的小湖，形似一弯月牙，这就是月牙泉。

来来往往的游人交织在月牙泉四周，泉边供人拍照留念的“月牙泉”红字标志碑被人们团团

月牙泉上月

解良

围住，你方拍罢我登场。在月牙泉的北岸，有清代乾隆年间修建的庙宇、楼阁，我买下一本《敦煌史话》，登上玉皇阁，居高临下俯瞰月牙泉，涉览《史话》，等候月出沙山。

月牙泉宛如大自然镶嵌在沙漠里的一颗宝珠。这片月牙小湖东西长二百余米，最宽的地方五十余米，水深曾达到五至七米。近年敦煌水位下降，现水深不足两米。早在东汉年间就有人发现月牙泉最奇妙之处，东汉辛氏著《三秦记》称“绵历古今，沙不填之”。一片小湖被沙山重围，每遇烈风，流沙四起，泉水始终不被沙掩。千年后的今天，泉水依然澄澈，沙山依然秀丽。大自然呈现在西北大漠上的这一处“沙与泉和谐共处”美景实在太神奇。

天色渐渐朦胧，在东边沙山上滑沙的大人和孩子喧嚣依旧，月亮还没有露头。我在《敦煌史话》中翻找昔日的月亮。清代敦煌知县苏履吉所作《月泉晓澈》一诗中有“一湾如月弦初上”一句，另一位敦煌知县黄万春作鸣沙山月牙泉庙宇对联，用“一湾水曲似月宫”为上联句首，两者均为写泉而非月。倒是画家张大千在《月牙泉诗》中一句“君看月牙泉上月”催开了我的想象，我在想行将出山与月牙泉相会的月亮会是什么样。

时近八月中旬，月亮不会形似月牙泉的残月，也不会像十五的月亮那样圆。古人常常将月亮比作女人的脸庞，今夜的月亮会是一张桃脸（美如桃花的面容），还是霞脸（红润的面容）？是莲脸（美如荷花的脸），还是西眉南脸？

夜幕徐徐落下，月亮终于在沙山上露面，一张清水脸（不擦胭脂的脸），伴着滑沙人收工下山划出的沙沙声。扭头再回看月牙泉，泉边绿色的装饰灯取代了一人高的芦苇，给月牙泉镶了一道翠边。忽然

发现游人大面积离去，电瓶车站排起出山的长蛇阵。广播响起，景区不久就要清场，鸣沙山里不许任何一个人留下过夜。这是因为夜深人静之后，神奇的大自然会在这里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沙谷里会刮起旋风，旋风会将白天被游人带下山的沙子重新吹回山上去，将所有人留在这里的脚印抹平，还原一个没有一丝痕迹的沙山，沙谷。

我本想留到月亮与月牙泉对脸的那一刻，看一眼月牙泉上月，在一旁偷窥月亮与月牙泉相见欢，无奈景区有这样的规定，只好随大队人马在夜色中离去，一步三回头。想到人去山空后，沙漠中只有月牙泉独自在这里守月，我把想象留在了她身边——夜深山静，风将沙山沙海抚平，一轮清水月升上中天，我听到沙漠上的一湾泉水与头顶的月亮说起悄悄话。



月牙泉（资料图片）

新秋淡味

方丽清

还是一派夏日的喧嚣模样。早起，雨又在下，居然微凉，居然细细有风。“听雨如听古乐，得书似得良朋。”周末里，翻翻书，听听雨，人生一乐。

都说“一层秋雨一层凉”，似乎还得等些日子，日子在酷暑和雨水里反复纠缠，才能渐渐往清凉的秋里去，就像我们自己的日子，苦的，甜的，纠结，奋起，再往后，才得豁然

开朗，风清云淡。

今年夏天苦雨，整个七月，倒是清凉的日子多。却是这几日高温，路过河边绿化带，听过几阵蝉鸣，不知躲在哪棵柳树上，“秋蝉不知夏事改，时鸣高柳”，这是我的篡改。这年头，想要听到蝉嘶虫鸣，就得往郊外田野里去了，很有些稀罕。儿时大院里高树林立，多梧桐，多杨树，夏秋之时，一树绿荫，一院的嘶鸣：“知了——知了——知了”。我们一群孩子，拿着

木叉子，一棵树一棵树的逡巡，寻蝉，寻蝉蜕。身子微绿色而有点银光的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极有韵律。我们常常逮了，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它的身子，感受它嘶鸣时身体的振动，大而透明的羽翼。“高柳鸣蝉“是可以入画的，只是我们大院里没种过柳树。

世间秋意，草木先知。早间买菜，遇到栗子，虽然皮色尚是浅栗黄，叹一声，果然入秋了。栗子炒仔鸡，是孩子最爱的菜肴之一，仔鸡一只，嫩栗子半斤，下蒜子一把，烈火烹油，下冰糖下老抽，爆炒，添水漫过头，煮，大火收汁，汁浓肉嫩，口齿生津，也可用来贴秋膘。

街边的绿化花已经从海棠换成了萼距花，前日看过街边海棠，状态其实也还好，或者是未雨绸缪吧。大雨高温里，海棠易腐，街边难得还是绿油油的泛着腊质光泽，只是花儿少了些许。萼距花一样腊质的细小叶片，枝叶轻盈，配着紫色的小花，浓绿浅紫，新秋的清涼。夏秋苦热，花花难养，追着绿化花养花，不失为

一个法子。

据说，对这凉意最为敏感的最是梧桐，立秋一到，它便开始落叶。“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花镜》上说：此木能知岁。它每枝有十二片叶子，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如果闰月，就会多长出一片。古人于立秋这日会去郊外迎秋，原来梧桐亦是用来迎秋的。我没站在树下细细数过，但是心里是欢喜的，这些浪漫主义的说法总能令人心动，知万物有灵。街上的绿化树几代更迭，梧桐不多了，往总厂那条路上，倒还有几棵粗大梧桐，树上白鹭起起落落。这几日走过，些许的落叶，半黄，浅黄，树根下，台阶上，看起来既觉得美丽，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早秋的一点意思似乎就在这里。

早间河边散步，雨突然说来就来，我们都跑起来，虽然瞥见爬在绿植上的牵牛是带露的，蓝得也是可爱的，但是被堵在桥洞里总是不美。今年夏天南方雨水一直太多，多到泛滥，多到让人心里发堵。唯立秋那天倒是晴，凉风有信。农谚说：“立秋晴一日，农夫不用力”，又说：“立秋三场雨，秕稻变成米”，可巧都赶上了，似乎是吉兆。现在慢慢进入秋收阶段了，只愿天从人愿，五谷丰登才好。仓廩实而知礼节，粮食，一直是根本。

“睡起秋声无觅处”。真正的秋日还早，但心有所感，且赏这清秋淡味。



立秋了。虽然暑气仍盛，绿色尤浓。

傍晚散步，正要出门，雨骤然落下来，打得世界一片响，吓得回转来拿伞，雨却又停了，不过是几分钟的样子。我们走在路上，路面微湿而已，几处水泥路面还有留白，空气里是溅起来的土腥气。这几日总是这样，白亮亮的天里，雨说来就来，几滴大雨点砸下来，疏忽来去，又是白亮亮的天。

夜里骤雨，骤雨里电闪雷鸣，